

散文 随笔

朦胧初恋

夏春秋 (广州) 上

老同学聚会，闲谈中听到校友先后往生的消息，清美竟也是逝去者之一，甚感愕然。我不禁回忆起已朦胧远去半个多世纪的陈年往事。

那年暑假前，我们几个单身男教师合计乘假期到较远的山上旅行和休闲，并喜获住进一位校董空关着的山下小别墅，给我们省了一笔住宿费。经过一天行车劳顿，第一晚，年轻伙伴们无一例外地在别墅里酣睡到天明。

快乐的单身汉们第二天一早就准备上山，去山上的原始森林公园游玩，不期然在山脚下遇到两位漂亮的女孩，她们是我的同校同学，还读着高中的师妹清美和明敏，一见到我们就主动热情打招呼，并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上山玩。不等我征求大家的意见，几个男子汉已经忙不迭众口一词地表示热烈欢迎。

热带的少女，十五、六岁就已婷婷玉立。那时女生时兴留

长辫，穿连衣裙。她们俩也都留着两条粗长辫子，一条挂在脑后；一条放在胸前，系上两个蝴蝶结，显得精致而且青春活泼。清美笑口常开，樱红的双唇露出雪白的牙齿，和稍显黝黑的皮肤相配得十分和谐。她热情奔放，少女的矜持未在她身上完全形成，而纯情烂漫却依然。说话时，似乎要把脸颊贴着对方，嗓音清脆、呵气如兰，体态柔雅。民敏却比较内向，总是赞同清美的决定。她们的加入使“和尚”旅行队增添盎然生气和温馨的氛围，大家一路呵护着两个“公主”！

我们都说那是快乐而温馨的休闲旅行：每天早上大家早早地从别墅出发，开始一天的旅游活动。清美和民敏，总是从她们的住处提早来到我们的别墅楼下喊我们下楼。大家都愿意乘机从楼上的窗口多看几眼她们美丽的情影，尤其是欣赏晨风

迎面吹拂时少女身上连衣裙的飘动和额前留海的飞扬，以及临风时突显玲珑丰满、堪称世界上最优美的人体曲线。

清美是那么地爱玩，每天都非要尽兴不可，玩得开心时要挽着我或其他人的手，真情地诉说她对一路景色的感受。明敏则总是微笑着听她的诉说，偶尔插上一两句风趣的话。她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大方和快乐，身裁圆润而略显肥胖，比我们年龄稍长的老黄断定她将来一定是个贤妻良母。

清芸曾边走边问我高中毕业后教书的感受。我告诉她第一次上讲台给学生点名读错字音，把“余”(she)读作“余”，被学生纠正，搞得满脸通红，一直红到耳朵根的窘态。她听了格格格地笑个不停，甚至挽着我停下脚步，笑到把头斜靠在我的肩上，直到笑累了才加快脚步赶上已走远的同伴。

有一天爬山，我不小心滑倒，手肘撞到粗糙的岩石上，擦破一块皮，伤口沾上了些污泥。她急忙奔到淙淙流着山水、清澈见底的小溪旁，把自己的手绢浸湿，再奔回来一面替我轻轻地拭净伤口，一面轻轻地向伤口吹气，



以减轻我的疼痛感。接着做了一个优美的侧头动作，把挂在胸前的长辫摔到后背，而后俯下头，伸出舌头轻轻地舔那已拭净的小伤口。我一惊，本能地想把手臂缩回，但已经来不及。周围的同伴们先是惊异、后是羡慕地看着这一幕。她舔好抬起头，朝手里的手绢轻轻地吐了一口，望着我说：“放心吧！没事！口水能消毒，我怕溪水里有细菌。”然后嫣然一笑。她的整个动作和说话都完成得那么自然和天真，黑白分明的眼神里充满着关爱的神情，使每个在场的人心中，都一起感受那温馨的一幕。心中都想跑过去抱她一抱以表示对她的欣赏！腼腆的我却呆在那里，良久，才从刚发生的预想不到的情节中回过神来，红着脸讷讷地向她道谢。

旅行结束了，学校也重新开学了。我开始了新学期的教学工作，而清美和明敏继续在母校念高中。然而，自旅行回来，

清芸的情影、她的情奔放、天真烂漫的音容笑貌，总在脑海中反复出现，而且朦胧觉得一想起她就难以平静下来。把旅行时拍的照片冲放好后，端详照片中她那甜美的容貌和神情，尤其看着同伴拍的几张她挽着我的手臂、娇美地把头靠在我肩上的照片时，难以自禁真想再见到她。只好每天下班回家，骑车故意绕道经过她家门口，希望好似不期然地和她相遇，把照片送给她。然而，两个星期过去，终于没有偶遇的机会，那一套准备给她的照片，仍然躺在车后挂包里，每天带出来又带回去。

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思念之情慢慢平静下来。然而，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星期天下午，我习惯每三、四个星期骑车去一次书店。热带地方的天气真是“四时都是夏，一雨便成秋”，那天雨后凉风徐来，空气格外清新，路两边硕果累累的芒果树好比刚洗了

